

説
鈴



14
347
13



門
號 347
卷 2

籌雲樓雜說

德清陳尚古雲瞻著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范文程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人庠歲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第賚絹二匹次一匹又次威以夏楚吾浙巡撫蕭起元曾殿馬科舉初場二義尚書廣寧揚方興小陰沈文奎皆論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呈內院除官順治乙酉始御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遼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壬午滿洲書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為中興蓋情雅君子也

卷之二 籌雲樓雜說

蜀試始辛卯主司嚴保舉士子二百餘適有亭漢之警當落
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竣籍籍入十二人
常州巢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體除名乙未
赴南宮奏名如前按明再舉于御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
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場初場策五次場經書論
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場舊制丁巳盛京
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鄉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孝廟以早禱因露坐冒風翼日不豫大瑞張瑜
陝西人與劉瑾同開主御藥得旨召醫以大醫院判劉文泰御醫

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交結謂上疾易治故且均獲賞外廷待不
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舉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
秋已赴市而瑜黨于瑾密令家人散屈瑾傳旨取還仍幽於獄公
論大不平時家水南先生寔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汝等廷執
不報明年瑜等賂瑾則族以冲辨輒為法曹論駁不得脫若是者
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瑜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
於朝廷罪狀白於天下會鞠於朝真情既得衆磔於市公論焉逃
而乃巧撫百端詭辯四出希圖幸開生路苟追死利痛惟先帝之
疾感因風露患非膏肓使張瑜慎簡名醫豈惟大故而乃懷私自
用引類非人徒報朋比之殷動罔顧為乘之危殆致先帝升遐劉
文泰高廷和用藥之悞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瑜汲引之非問罪必

嚴奸首張瑜則坐主謀誅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詐容未減
再照張瑜自稱奉旨督同不孽懷奸締結夫城社難動故黠鼠得
以因依藤蘿善緣由樛木巧於扳引文泰廷和素庸醫其盤據
南城藉張瑜左右而內為之地張瑜夙昧醫術其專主御藥倚文
泰廷和等彌縫而外為之援雖曰督同之有命端由朦朧之具陳
至躬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
自黃緣顧欲解乎交結事至于此口尚何辭為張瑜者自宜伏聽
斧鉞之誅用泄臣民之憤而猶以母氏為言悲戀不已天恩上請
煩贖有加且張瑜實奸宄之徒尚知篤母子之愛而舉朝抱忠孝
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
於向惡逆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干一連觀其屢同奏

請顯其互相邀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
瑾怒詰知其狀視科道若冰炭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決三十棍
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繼去嗣逢閩少保張都憲揚大理
瑾傳旨免瑜等出獄嗟乎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為弑君瑜等非
直不嘗藥之比竟失賊若此嗚呼瑾罪通于天矣此先生述廷杖略
也先生秉天地正大人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褐觀政刑曹從駕至
郊壇而孝廟有科道之目奉敕看簡經用而先生即謁朝右真
可謂不負睿鑒矣

真武像

大興李侍即藥業弟事雅詩數則亦殊母一夜大可五六寸許內
有真武像端坐膝上志平極精在奉
其來其足靈官荷戈

侍作瞑目狀雲氣終繞之現四神靈其有無之問皆具體人也其背鐫云高麗國王進獻以雲為基之內物落民間者李以十緡得之視隋文帝蛤珠佛雲天書等物佛尤奇珠母者蚌也造物洵巧矣哉

篤義

高相國拱揚州興化人未遇時姓某及故必克工沈某補綴義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甚德之為曆初公入中書子忠往謁馬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宦爾公曰女赤身來勢安得宦雖然吾必有以待女聞興化魚蕩徵銀一百八十兩從戶部齎文去解銀到京宦從可得也忠違公指領銀不解已耗去八九部行縣嚴覈令恐追忠得實沒家產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母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

無憂兒子定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厨公撤數盞遺飲中且揚言曰太師因某有舊撤御筵遲之戶部大驚立為解放母若子遂得相見公厚贖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中相國友善然子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有濟及歿其子遽往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為贖無何烏程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干稱公曰非也特冰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置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為介某已授公情有難色公曰某豈易奪哉非千金為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為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

後
卷之
四

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倍矣

申相國偶從大夫飲歸歸其家其室中堂懸八駿圖趙文敏筆也眾方欲叙禮公適歸客入蕭蕭眾殊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後尊于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晚從者請故公曰吾輩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檢

三

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疎閣臨水有二人促坐深語絕無從者須臾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弱踣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南閩匆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視其色甚愉二人頗德之明日蒼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衛氏子葺居悞傷一人死與父繫入南閩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衛曰此非五里準衛主人乎何

為而至此衛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今蒼頭語州太守斬燒埋二十兩以悞傷免衛素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國者即前酒肆中朱公也同相國飲者吾即相國温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朱公家值公伊孫婚無容膝之地而相國緩步郊外樂飲而別衛父子遂得釋然終不知其國為朱公也

蒼雲水秀

吳興大家廬墓元若雲二水文會者其地必出八座此足給王朱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隣字孟侯少時出入其家見神虛空設榻曰大白仙有沙門語曰五生後言以此履走若雲頭之殿後一室東向當戶

設銀牀為敬井之神。其為既。嘗與其。而自謂也。性狂。稱大
白仙云。壬戌。成進士。官。其。封。終。道。病。肩。與。入。寺。其。之。僧
出。延。君。降。君。降。大。說。之。以。其。其。可。夢。中。人。也。及。偏。問。寺。中。皆。符
其。相。去。纔。五。年。爾。君。降。曰。曰。其。其。候。同。平。友。屬。以。後。事。其。數。日
而。歿。

封肝

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海人也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
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父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淬刀以出
其肝急寘几上血滂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曲來問
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剖胸也既而獲蘇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
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杪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弘妻也美而惠淑士弘甚憐之閱三年無
子將禱少室山約行二十里卒遇高嶺左臨絕澗窅然青不見底
方舍騎而徒忽猛獸橫逸平氏顛而墜崖四望皆百丈巉絕欲下
無所士弘哭之慟抵崖而歸已而延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初張義
魯暨任家及來樵而平氏已亡三年矣粹聞幽篁深薄間婉婉呼
張義大詫回顧見一毛女通體黃頭身長五寸許因布舌不敢
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之嫂平氏也妾寧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嫂無恙乎曰然曰何言不備也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甚
見交柯女貞子垂垂也始食之於茲三日後甘香襲人三月乃生
類羊載則騰而下也

得與女相見義具述盛衰之末且道佳生哀慕狀平氏曰我已遷
然輕舉與鸞為五其樂如何復向鸞我為我謝任生早十
鳳占以豐似續母使自苦也言既一曙而後義亟報任生任生喜
不自勝即商取平氏之信書俟三日而平氏果至直前抱之平氏曰
是誰曰夫也曰妾親之妾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子女何竟忘夙
昔之好乎平氏既憶歡情怆然曰乃與歸入深閨初飲遽腹痛
踰時而定半月黃頰漸落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子女
數人歷四十餘年臨歿乃大息曰妾不與張義凌瑋碧虛之上
一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哉言訖歎歎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始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

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
詢知為醜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
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注
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薌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
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暘工山水古法曾題雁宕圖云沙門文石自雁宕
歸言未至龍湫初過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
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罅泉下如注甚清冽石橋
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壘石為臺俯可六七丈旁通石
級從左上小門藤蘿掩映幽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未信文

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弄賦一絕云禪客探竒千里遊
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曆丁丑
中秋携李宋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圖石山十一幅皆幽峻可觀

物肯

王鐸徵時距所居八里許民家豕作人言言休咎甚驗鐸與族兄
孝廉往觀之豕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後縣令命除之妖遂
絕清江浦楊鑑川牙容也家素裕歿見夢于子曰產某家為牛其
子往訪之果生一牛買歸善飼之

望水檀

吳中無畫菴有樹不知何名春槁夏榮梅雨過而舒葉葉既開則

水定以此卜水侯最準有山丁見而識之知為望水檀

盜石

明萬曆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
建昌人熊其姓顧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詫曰石豈有
偷者乎當必有異女不言將不貸女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
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頂為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
分澄寂輒有光徹天真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半載不幸而敗命矣
夫御史曰女既有真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
紀獨不思懷璧為罪乎然女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為我購而任之
成則賚女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數
十勛御史大喜賚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枳棘蕪林羣鳥皆避去不復下惟鵲之交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精滋于樹則癩生焉土人斲癩成丸大如鳥卵一近人肌骨輒自相跳躍相傳聞聞密用然滇中殊貴重不能多得也

彈

馬溪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遠尤不逮也嘗登西堂橋有商舶因風猛猝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絢礙不能下舟中人遙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又嘗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仆也蓋藝之精絕乃爾

兵禍

順治壬辰漳州被圍日久城中百姓裁餘二百人第舍萬間率洞開不閉室中虛無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溝中白骨歷數其生前姓氏里居語人不爽銖黍及危急之日有士子率妻子闔戶一慟而絕隣舍兒竊者食之視場中骨豈然皆成絮不化隣舍兒亦廢箸自絕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王不動兵遠略其德可謂至矣

剔奸

吾郡太守陳幼學完滿廉潔人下車即問為貴好充屏跡諸生陳其豪橫人也公既至而二豪及奪官者育項項眾人指授俟守者懈而逸去公大怒乃以之奏發獲也府臨去云大書其壁

曰陳某在此公益怒... 任歸陳某肅謂于公... 依陳生而公于為... 類此

公音曲妙天下... 請公自顧綠袍... 伯喈辭朝及登... 流都雅殆後人也

繪穎傳妄

吾郡飛英繪穎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惟魚每至風雨晦明即遊行空中及其年修浮圖吾家伴頭素業坊曾登其巖俯視鐵缸乃空

洞無底始知所傳大妄此與輟耕錄所載吳江縣塔頭二天同蓋習俗好恠流傳多訛等而上之誣誤非小有識者不可不察也

除蟒

葉羽便蘇州洞庭山人也多力好武略初師白玉山海不傾心鬱鬱不得志然玉山妻於南昌魯天成天成奉手天下無雙而劉縱又天成高弟羽便遂謝去玉山神人成以與鞋一兩以精鐵莖兩頭舉武飛揚較棍法尤峻已又學及木師懸紅徒手搏弄宵與炭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此是頂鐵當令上可畫華鶴下可拾蠅蛾則臨陣可搏石矣三三三三不離飛躍二字碎雜神會必高躍十丈橫躍十丈黑雲蔽天萬里雖貴育不如也女先學高躍天或恚心指授三何三三三三與縱埒天成曰觀女

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嘗與雲之堂為女親身之階草堂即綬也歸未束裝而草堂已獲政符已就舉果因武昌僕口間亦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既往其值處推及思設計指引入無人之境四面皆幽邃境處兼兼噴噴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蟒勢殊兇猛吐氣如毒羽便飛揚百變已中蟒要害須臾跳擲不見杖據山公及歸張大驚怖謂羽便已死其畫見者魂魄也羽便直前擒之以較其罪良久得釋時眾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齎銀一十二兩待以賓禮眾復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溉畝棄去之日久矣官缺于供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葉公之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祝焉令曰可既竣題額曰姑蕪葉公生祠勒碑山上曰葉公除蟒處羽便

笑曰嗟乎微曾師幾死于蟒昔草堂餉千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恣然遂紆道南昌以百金為曾壽益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遇羽流自言修真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立日暉中從鼻吹息至軒氣如一線長凝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之古剎在焉寺後甚僻殿崇禎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觀雙龍八條飛繞之氣而驟至殿如轟雷及雨霖登樓恍然冰雪滿目視之皆白龍也遠近異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泰過也志矣未幾其氣遂藉其鄉

河間東昌瀕海之地其地甚白如雪土人名為酸煎而成硝益

鹽之餘也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有古刹，其刹欽聞空中汲水，散出戶，佇觀見龍摩霄行，雨雲晦，其陽而上，及侶共揮手叱之，珠犯龍怒，倏然雲電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多斃，至筐篚見空，猶封局如故云。

鶴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窓古栢，翁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匿樹，哀鳴，聲甚悽，斷若是者數日，忽一鶴驟至，潛飛入窠中，孤雌屢逐之，去未幾，群鶴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速，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

于情鳥尚爾，况于人手

義優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爾，誰可乎？眾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眾遂語之曰：若爾，崇不作矣。遂凡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死，無首，凡也。以兩手挈其顛，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悽無惜。大淨獨而曰：女何哀，司寇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七，年三十五，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寃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亮，則家人美富，場三如，是泰節下，而石橫獲三年不。

得伸唯大聖憐察人緣曰女既死何崇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
自怖而死非其罪也夫曰雪雪女其更于法女姑息心以待
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譴也夫曰雪雪女其更于法女姑息心以待
洩必設屍滅跡則負此名矣夫曰雪雪女其更于法女姑息心以待
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致飲德公祠大醉急書指以血汚面當席語
二公曰本郡究徹紫清閣某傳音俾二夫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
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
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
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
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婆婆出嶺表清秋曠野馥香聞
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於人其人將薪馬道過周生
具以告生曰姑少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遽挈舟與生
俱見之大驚竟償其人錢樹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剽賊傷之而
榻居人數口盡歿

張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請却明朝甲子勅諭諸臣五光祥孟章明凌
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緒劉文二皆特奏許直
制曰可每歲祭於九月十日
帝皇之度真卓越千古矣

禁娼

順治壬辰禁良為尼以女色遺棄其子以持錫緣流落樂籍故
世祖特有是命甚憐乞子恩賜尋予恩賜歸却下甚快之
妓連蕙蘭因事繫獄曾以書于岳石既有云含羞羞婦亭前獨
語語兒溪畔岳為良當與一併傳為佳句

題竹

吾郡天聖寺畫壁趙文敏夫人所繪竹九筆致蕭森殊有遠韻有
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帶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容
無半點上林於林於竹名庚子山詩防露動林於夫人姓管氏諱
道昇字仲姬吾邑茆山人嘗入觀中宮馮梅稱旨所題絕句甚佳
然則夫人曾中豈徒有涓川千畝耶

再生

陸遠字清寰郡人也善繪事工着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
言為人執去儼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猝過同郡張宏
宙邢二石驚曰子何為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宜亟去
二石囑曰潘氏償我八兩籍中失紀于告吾家母索也遠曰諾及
行次乃三達之衢處如謝之既然而中道而行既蘇問張邢等
皆遠病中物故因知二石所成也其意于感頌曰正理此事願
君勿言僕當潛置之處竟平獲心為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植所養也其馬也或植適荆襄賊流
劫入境植銳意欲剿同知王植德意不相能而指揮曹能榮成
素黨于王佯翼植欲大為圖報遂反植為中大夫罵賊賊怒

斷禎喉兼殘左肱以死其為竟氣去命歸而乃聞長斯况其高若
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漓為氣苦類若人而主變約三十餘里東
始駭禎遇害法故未解嗚工不五日始殮予廢官不能歸將售行
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意不與食不攜行庫檢二十五日夜且
半馬哀鳴特異王命林者加蓋且不以王疑林者給已自起視櫪
馬驟前嚙其項久乃得脫獲香曾騎翼曾仆王於地翼日嘔血數
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伏誅禎孫鑿為羅洪先言之如
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為之記

雉窠黃

羽之擇深林以遠害也然鳩婦則營木杪燕子則棲梁間往往為
蛇也所慮而雉性不慧恒乳哺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

云窠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月中編覓之為市
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約二三兩其價倍
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雉所啣而有乎抑產于茲土而獲乎
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鷓鴣其羽毛殊類孔雀恬粹可愛因睡
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豈東坡所謂倒挂綠毛么鳳者與吾鄉
有自漳泉籠歸者唐子為余言之如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放鯉

莊麟山而永寧州臨縣鄉民七年三季春春暑浴于河見大鯉困
網中約重百餘觔軒轅若許麟降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顧狀躍波

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夜甚翳皆翩然後迎揖麟而言曰
子德子甚已請于家君將以妹室于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
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
子不憶河上之鯉耶子乃高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
困微子將鱸子于市矣舍妹明窺真懋作速于何拒之深也麟聞
之心揣曰水府殊殊賢妹何愛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
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魁為虐子以此禱甘雨可
立豐也及寤而晶在焉早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
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
君數將畫品應見還麟探懷予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
土人立祠于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哥麻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雋于鄉伊父以
喜故失散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
初猶間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語大醫院某因得所
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
瘳伴為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
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二

烏程姚莊顧文虎累葉醫統習辛靈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
褲受杖二十後習為教常間用稍靈輒加可責或反以杖杖之必
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其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嘗辛辣

發物則熱毒內竄因成奇瘡道打藥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烟瘴也

狂婢

順治辛卯慶雲縣南三里村婢病癆不相容出外乞食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田生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姓氏里居且曰子數日人耳幸至歸母雷也田生倉皇而去數日果歿又曰某月日河水將大上四縣胥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青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熹宗當魏奄柄國誣殺楊左諸君子后聞

之輒不快及熹宗崩後立懷宗嚴正有丈夫氣豈肯臨難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焉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過舊內侍王永壽曾管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事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寵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歸賊出逆賊詔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彼少年以爲後處京師不可留遂携之去托跡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平不羣生處任勞苦已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知人不救匿白之賊賊怒不朝遞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獲其死其死之年月予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
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繁任其非徒若也蓋王卷辨之當世誰白
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後史者傳信焉

按懿安皇后河南文舉孫國紀女時與選者二大監劉克忠秉
筆選中后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明好讀書習字客魏
深憚之誣稱非國紀女繫重犯王三所生幾淫宸聽忠賢陰令
坤寧宮近侍陳德潤調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離間之三年后娠
客魏盡逐侍史之異己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
廷折忠賢逆奸遂遭羅織賴聖眷未衰故得免禍后之嚴正有
若賢后風焉懷宗即位封懿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遣人
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能達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

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
衣蒙首宜無威粧迎賊理則從賊斷為任無疑特假后以自尊
貴耳又按弘光元年會審太子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
太子云叩門者我也則所傳后入成國公第何足深信蓋國初
南北阻絕傳聞多訛而野史所載俱非目覩當以王卷說為確
載筆者其慎之毋忽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曆間巡撫鎮南也其女某來謁有叅將安貌甚
醜恠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顏容補顧者目覩慄慄注公大驚獨
畱問故自言茲地蟠蛇千歲以上者為數大巨四五里或七八里
恒宵遊過豺虎諸獸則及而忘之其於人亦然其曾夜歸覺為風

攝去蹶趨而入如坐舟中焉夫亦怪匪微且逼人某疑入蚺蛇腹矣亟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其蛇撼天捨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其通體皆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寤聞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燃燈今其骨尚存鱗大如筮惜其具體而殘為平生之恨公曰昔狄武襄破崑崙關尚衣銅面若狀貌魁奇見者膽裂樹功嘗不遠矣後蠻獠聞安將軍即驚怖逃匿果屢著勲績擢總副焉

金爐

西冷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自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爛然以為宣爐也損十二金得之徧售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為嗟賞印如心動不售按

之乃金爐也因斷而鬻之其所獲無算印如樂甚每獨坐笑說不休未幾遂歿有徒輩初者曾授以黃金四兩後因回祿失之妻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奇國朝止存萬番以之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製甲點火藥焉又議每本重四五勛勳值銀八分者之可編四萬餘卷散落為民間覆醅云

高嶽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岡高嶽焉昔以是土荆某所建也上墜漢昭烈登關張此扇坐鎮曰

漢昭烈登關張此扇坐鎮曰

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韻讀文敏曰君處天教雷半月以書法千
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之書韻劉履今其言文敏曰二傑莫漢
誼難兄弟分乃主是更重鶴吟人言喜為雲鶴愛素第吾輩詞臣
恐冒昧書之無乃此語千古乎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而十五里其地多有大樹天矯若龍相
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時時或嘗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卧穩不
飛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蒼狀其偃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高麗國獻白鷹按號茅鴉也似鷹而色白高麗固產白
鷹諒不與號茅等然王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為真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縣劉仲昭家有老婢曾大父幼時人也頗如五六十許少曾
過道人授藥一九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某甲子為生辰若絳縣
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干歲時倭犯慈水曾抱小即君避其所獲免
小即君即仲昭曾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戊申則已百三十八
歲矣

祁禹傳

歸安茅鏞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警居十隱世偶同諸友諧謔
枚舉平生可人以其奇氣鏞哂然笑曰爾輩所聞過則過矣未足
云奇也世有一人石百過盡屬妙麗斯為可謂諸友曰昔人陳迹
第葦廡所不聞信若兄言蓋一披讀錄曰此處吳書欲闕殊未易

也兄當以春缸沃我耳來曰唯聖兄固不可言然鑿實無此書
暮歸即鳩工匠及內外膳馬者百餘人廣設明炬如晝鑿危坐其
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換疏筆隨刊殊學士予隨欲脫亦不顧也天
將曙而百回已竣序日評閱具餽因戒閣人曰昨諸人來第言宿
醒未解俟裝釘既訖方報我遂入內寢睡閣人如鑿指而諸友息
肩書閣午後始悟鑿後以書五本題曰柳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
狀而千載韻事一人徧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月從空散
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鑿曰篋中尚留幾帙明日當奉諸公衆方
欲鵬鑿固辭乃止後聞鑿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鑿屢頌棘闈曾
不能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易形

明嘉靖間倭訖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塘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
欲檢衣帶間物迨丙夜光冉冉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携燈
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首者弗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解
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隈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
動矣忽起立披衣著冠隨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
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然猶已僵者更有生人易
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安東縣閩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
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往海陽其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
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瓦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
越日又設供語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排闥而去其徒
晨起詢隣曲衆咸詭曰尊師何則爰將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

本廟某也無又誌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遂成老醜其徒携鏡自照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此皆冥瑞奇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獄

吾郡長興欽爾莊與戚某友暮歲後成進士任廣西柳州司李戚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費伴師爾莊然爾莊曾渡太湖舟覆聞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斃柳州府獄茲非畢命之秋也盍拯之遂得緣木救岸恒向戚言之徒憶前事辭蓋堅滅復疆之曰死生命也他慮固難測若犴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乎爾莊釋然同往已經歲餘戚出按旁郡爾莊畱書齋忽以硯擲公子傷顛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大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逐公子亟擊之因誤傷公子大守姑

緩之以待戚來戚遙聞嘆曰嗟乎此定數也欽何罪促令引出而爾莊已前二日死

雞之卵

歸安縣孫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適雉雞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投卵于河媪氏聞之惋惜曰此佳兆也任他日必作狀元雞宜蓄之奈何弄卵而棄耶庚戌以第二人及第媪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係人耽相家畜伏唯忽抖撒作勢毛盡落已而赤憤岸然化雉矣因白邑侯王公公以為禎也厚給之然馬子雋才困棘闈者數矣豈應有遲建耶

非烟香法

高程南得萱說字若雨常立翠烟香法使百草木皆為異香噫奇
矣其作象香奇云蒸松鬣則晴風時來帶人如坐瀑布殺中可以
消憂蒸梅花如讀郡道元水經註筆墨去人却遠蒸蘭花如展荆
園氏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踏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
蒸芍藥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子殼如碎寒
犀使人神煖蒸橄欖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蒸玉蘭如珊瑚
木難非常物也善震耀人蒸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柔而艷蒸橘
皮如登秋山望遠蒸木樨如禱河南兒寬贊挾篆隸古法自露文
采蒸菖蒲如煮石子為糧清瘠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馬行
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蕭蕭聞雁南飛
清絕而悽愴蒸藕花如鼓琴得緩調蒸藿香如坐鶴背上望齊州

九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
中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蜃氣成
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吟絕矣蒸玫瑰如古樓
閣樗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橋望雨後
雲烟出沒無一日可忘于懷也

說者高麗
山故云

底人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孫章余真卿慕而娶之任
居閩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東髮者甚急因反
戈創焉追獲九人及署威怒而奔之入且將殺之任聞真卿以怒
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愚何知因縛急求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
益少原之而聞以更生之路真卿涕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

矣何相寬之甚也。後欽袂進曰：公惠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
新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真卿意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
易耳，幽之園而截其髮，以訊則靈，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
歿，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靈

放雲詩：明寧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懼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
處，囊雲以歸，弄雲齋，障以暈暎，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如身
在崑洞，飄然有凌雲想。送靈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墩，按汁土
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舉觴歡
宴，尤宮中所尚也。

桑

古者中原以北皆帝王至化所漸，其為桑土甚闢。今燕齊間樹桑
絕少，連畝者桑葉開，避于南中，而飼蠶在密室，不生火，唯清豐縣
蠶特盛，耕桑國之大計。希心經濟者，當令民事遵三代之遺，兼通
于今日，而無弊則東南之民力紓矣。

巧昏

唐世涵，郡之烏成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止，父實甫與澤昏而
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請，而周之感屬黃，故甫與
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鍵門，弗
得入，聞無人，殺及訪，比鄰知，彼婦為弟誕，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
得寧，周老且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弔者久之，愧無
以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願志，故於周非敢自

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願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
且邀黃樂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
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尚未字世涵明年少為才而黃女容德
無比為一時冠絕周氏婦幾志死
中花開不特
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極清力培之入夏與菡
萏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祥菴牡丹開十一莖
士女遊賞者甚眾已酉春予移植梔子亦憔悴殊甚夏抄素芳爛
熳較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雖不特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鑄石獸虎首石鱗身其足四其爪

五蓋天吳之屬以壓水恠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為雷火所焚入
競以水沃之火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火相生大都柞櫛之
屬時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焰莫遏也或曰梓樹余未知然
否俟通于物理者考之

人著

徽州許裕侯順治五年從京口抵蘇有客朱求與共載既而泊舟
扶小鋸登岸黃昏持骨二具乘治意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
駝也裕侯目之曰嗟乎此人壽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吐實曰昨獲
之灘上誠如君言顧霜筍可念所之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

其幸而食飲奢豐矣裕侯問人與駝有異乎曰駝色白而少神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有異乎曰入地久則脆瘠則枯皆不任削董艾而黃絕類舊牙婦人臆踏光悅然不知男子豈而多料也曰專諸荅有售者乎曰象既希見駝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數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值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著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削也悲夫

來鶴樓

錢塘茅狀元瓚構宅宏殿中有讀書樓楹曰來鶴冀枚卜不遂飲恨而卒其宅後售吾郡沈文定權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識耶

瑞雲峰

袁宏道園亭紀略云徐問卿園在閩門外下塘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有大湖石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巧妍甲於江南相傳朱勛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可得因未米行後為烏程董氏購去至中流舟覆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為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至夜分間有光燭室石亦神物矣哉

裙帶問火

吾郡驥村嚴氏女適邑徐尚介乙夜解衣欲眠忽有火自裙帶間出轉指至榻前晶瑩流落漸微至感時明崇禎中事也此與耳談載張給舍事略同行甫謂非壽必貴然尚介官靈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纔三十餘女適餘杭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辰天環地運不息者無由入焉
蓋見月星為夜於所視太陽身為未
國之西必為他國之東而地球本無正西
東也蓋地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星辰天而亦左旋但日
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
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幸之以
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
磨左迴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
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二太
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證為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
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即云日月
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
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
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為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
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善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極相
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遲而路步離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
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

但磨有邊可計周道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况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髙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曆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真武七宿起於輿鬼終於角舊以斗牛方真武奎婁七宿為南方朱鳥沈說獨異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特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氏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火箕為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氏為金房為土心為日尾為月箕為火斗為水而餘三方皆

做此耶况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
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
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
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
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
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綱緼俱
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
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
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
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
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真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
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且急而響亦
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
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
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雷則可以有雷之電為
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
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
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

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令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鼓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鼓，非若播鼓然矣。

郊酉

日出於郊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筭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筭用卯之晨度。此日月郊酉之說也。郊於十二肖為兔酉，於十二肖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

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為鶩與鴛，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建社，甬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為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漢西京雜記：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華會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音也轉合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午初五日其又元日為履端亦取此義但宋表不曰端午而曰端午或疑日或疑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嗣餘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筒船晃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

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為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脫古雋畧云黃梅雨梅當作薇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為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薇小暑得未出薇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逾河北至七月少有薇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

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子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微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子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為足以限微氣乎 羅字或作露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止起長生如墓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墓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墓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墓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於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

來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併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為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真如塔

齊堅志載真如塔云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為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鑿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而無所銘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

說鈴 天香雜錄得

王者智炬夢一僧紫衣煖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為興復既寤放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做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為鎮旁有一冢乃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夸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為人嗟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即頃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牕于日光下射處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病如洗

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又密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苑嶺瀑水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殺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刮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臺嶽峻嶺壑巖銳鋒峭岫拔刀攢鐔鋒齒露膏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叢薄翳天菽日垂蘿蔓藤陰

森肅列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回
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
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休吾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
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于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化成井三曰
金牛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于此煎鹽一說
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愠阜民財也義或有之
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

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
之鄉詩經取彼譖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
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
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儒家
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

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
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做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
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
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方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
上銜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
之稱標舉甚斯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
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
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滕冠笄之時即
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鶻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妻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次萃如酌中志畧所載明熹宗時乳媪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閩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殺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牙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如今閩中

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蹕謁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等默不應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續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處子

處子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鄉相等列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盖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釐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云音以賞奏味以珠珍文以明言言

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饒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愚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于今四美其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更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既宰

昔人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既宰使之舉職律象猶今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揚解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駕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

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兀刺赤

兀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西閩記曲有云兀刺赤兀刺赤門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妻亦名重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泰言葬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疑

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其聲悲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
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遊與註教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
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
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
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

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
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
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匈奴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陽朔三年
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蓋長
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意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

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莽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弘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其一為

諫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見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過呂尚曰吾太公望子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書曰王子敬卿書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友希亮字少卿慥言作金方事中敘子瞻問慥曰少卿昔竟長為此法否慥曰吾其字矣

鳳毛

嵇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

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邵云峯地三武庫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梁

孟子膏梁之味趙註膏梁細細如膏者如朱註膏肥肉梁美穀按膏梁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在古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梁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諳他務也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閹闔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袂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即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梁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為相詆也
膏梁梁字有作梁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地見詞頗嫌複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弟之子為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以女令男子稱其弟之子曰姪或書姪為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孫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辨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公有二續書報曰伴布氏之至令吳中
以婿為布代見三餘

男婆婦公

廣西徭俗男人之老者一寨呼之曰婆其妻婦則呼之曰公此與
人朝李居仁備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
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
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
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大夫禮
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

康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此始
生者皆謂之嬰兒矣分別矣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儂耳其渠即自謂王者耳皆下看
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設假耳於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儂
與擔同謂擔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八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隨手至地
稽者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

眉公坭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藉首也

歛衽

今世女人拜稱歛衽夫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歛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歛衽矣

拜興

古人揖曰長跪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

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苑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驗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殉骨上應時歆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

齒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煞

洪容齋考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斃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
竈前覆以甌欲驗死者所趨卑而奉之二驚足儼立於灰上皆疑
董墮畜類此即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
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臥
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
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
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

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
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
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申取申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
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
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以瞽瞍為之擇其賢
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
如字朱註云音恭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
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誤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秦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
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兼與御物下至褻器虎子
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崇之
按虎子乃溺器作為虎形者掌此最為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
崇儒之道漢承秦焚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授罵習氣猶未盡除
宜乎少加禮貌便見謂寵榮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其義本取禮記
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密故加二日為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

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徵
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
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
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趾
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者瑇瑁甲一爵林異象牙長三尺以
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令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
之當金矣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婦及寶林

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帶至今然矣按此則令時畫工凡
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其常者皆失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
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君婦皆披綉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父書代換其口詞若令鏗因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尊哉碑丘墓起墳謂加丘于
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
栗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

天子諸侯之制也栗即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五一曰朱栗一曰香
栗今時栗槐楊柳無有施于冢墓上者又按庚信傷心賦云維棘
維栗蓋植棘于墓旁以禦人往來所謂栗者即指栗樹耳近見吳
北宜註引詩棘人栗栗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于父
曰稱孤子母曰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識其無據然此
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舛戾近來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
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
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怒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究好為杜撰
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哀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知論父

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蓋其
久如此令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唯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
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
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
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
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
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
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
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因

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籓樓

籓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籓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籓樓為是

前榮

池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霽西霽未知前榮安在蓋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雌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倕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

有風雨交四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楹又謂之栱屋栱兩頭起者為榮愚按榮之為言榮也榮統屋之四周也又令人屋前再展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用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等雖不嘗見然有中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宮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嘗見然有丙則

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蓋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墓旁也

秦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令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秦帝之有鼎矣秦帝即秦吳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

國作扇有四一名遊飄二名條翻亦非條融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冷然自涼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常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逐一物而三名也

脈朏

脈音孤朏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脈朏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脈朏後訛為骨朏音端羅反

監脇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鳴薰修營而不期於監脇號鐘

言惟其實不唯其名也濫觴號鐘美琴名註云濫觴音不和號鐘高穀誤矣觀上下文自名濫觴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穀韻高朗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絃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穀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盃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於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州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團蒲

蒲團亦可稱團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弄芳草獨坐應團蒲是也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已夫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為麴并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

天香樓偶得

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楹桓再重注云楹桓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令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采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

旅之所聚集舉馬以繫車船且舉馬頭以繫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為管謂之十二律又肇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蓋跌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

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卧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搃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玉侯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弑之事楊玉夫弑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閔侯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侯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結縞

爾雅婦人之律謂之縞縞綏也郭註即今之香纓詩豳風親結其縞朱註縞者婦人之褙母戒女而為之施於結旣也通作離班使

仔東宮賦曰申佩離以自思顏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縞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歛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溷廁帛

五雜俎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斡濯縫紉為簾帷之

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
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
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翼歲蚕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
諂佞者歸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其供御私收羨利則雖擾民
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蚕即不吐繭之理哉且村
民果衣食於野蚕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廁
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為荒唐之詞以沮德
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
徙其實珠產海中實未嘗徙也

象碁

宋王招魂篋箴象碁有六簿些所云象碁乃是以象牙為碁子蓋
即圍碁之戲非後世之象碁也後世象碁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
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
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碁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
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鬪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
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碁乃周武帝所造有日
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碁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亮為散仙次陞上
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特首重緋四為德
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
謫作樵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

日間臆賭選仙小娃爭氣到盆錢上等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鷲出
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早者出錢與
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窓所束則皆倒垂客座贊
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牖中必與其形相違
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牖中之影必西逝與
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惜焉余嘗遊真如寺
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
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作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
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闔門視之天光映

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然了悟此中自有
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人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
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
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
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
板上窗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閉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
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
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地而
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
思有以模肖之夜間取燈大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植一
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

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夫木板蓋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
二三寸正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
竇中及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
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
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
人操觚臬為之礙故也若鳥飛空中其景隨鳥而移或中間為懸
隙所束則影與鳥遂相違鳥東則影西鳥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
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
懸隙觚臬腰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

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糝糊不
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比過諸物
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
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下邊所照則中間轉
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
糝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
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
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勢故也推之懸隙鳥影
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机括在
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圓鏡照物亦倒
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

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註謂馬牛風逸臣妾通逃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牛馬風逆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解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真堪捧腹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忘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時至勿疑則似豫知有收野之夢其宜乎其為曹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親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迥異

吳起償表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益其治於民成日置表於南門之外

今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債南門之外來者仕長大夫明日一人債
表來謁吳起自見而止位之長大夫莫言在商鞅賞徙木之前
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新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
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辯以司乘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
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
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
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其謬至下文云今

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魯鄙人遺宋元王絜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未解
閉人莫之能解兕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
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
是巧於我故如兕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物按所云閉者乃閉
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云固事理之不可曉者雖曰
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云解散合俗意主訓解微有
不同耳

毋動為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然而為大耳如淳註曰好為大語者愚按如註以母動二字為歡者君之辭為大耳三字乃誼訊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魯子篇有凡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夫氣且若其不語其天意毋動為大四字連讀皆屬獻討者之辭蓋謂母所動極力為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為痛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為強大諸侯流涕一為匈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限制無守一為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為不委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貌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守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為

一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款未備烏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特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

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慇懃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遠路遠夫道即路也遠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珍高繫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穉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

一榻去則縣之同一陳蕃縣榻也令人皆知徐穉而不知周珍或者以穉尤矯矯與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尚右懷公右吳而左荆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依昂之意且不明白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衆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決其不出此門云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語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

人已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息息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于瞻所以譏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遲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令人所云打草驚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鷓鴣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牋云偃鼠飲河止于滿腹鷓鴣銜葉才能覆身鷓鴣銜葉事頗少引用埤雅曰鷓鴣長霜露蚤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又按篇中復有回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矣予伊尹為殷周公為周楚大國也其亾也以屈原為等語頗嫌杜撰文後述其意義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人等者各考考觀釋史彙編

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可也古人所稱舍者儼若纂者自稱
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之書亦可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
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
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
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
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
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况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
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

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為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
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乃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
調皆周房中之遺教按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
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
乃極形容艷冶之態不亦亦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凡數用高山高門蓋高字自註云高山本
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與然其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
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

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為有誤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謹守絕墨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為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屏
歌香新殺闌腰支不須看盡
魚龍戲終遣君王怒
懷師末二句形容宮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
馮班云唐時宮禁不嚴
託意懷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
近闕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妒字尤為藝語
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矣
雖者大率類此

丘瓊山詞

丘瓊山持論僻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為無見岳飛主戰亦未

必能恢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沁園春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駁可喜惡竊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潔若梁以燕蔓為滕豈足以盡文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於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此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

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史記步軋漢書作步軋功臣表
但作王隨成漢功臣表作隨城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必揚手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審暮切與固字叶如離騷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句不出舍始悟獨任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揚字叶其韻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絲絲章至於岐下叶聿來胥字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

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責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令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聽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結為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卅者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末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翻

漢書谷永傳滿翻詭天師古注曰翻欺因也愚按滿本作謾今假

借滿字為之誤歟七則音闕言不實也

懸磬

左傳魯使展喜犒齊師以君子無怨對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令之一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藏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磬亦作磬盡也此解殊無意義愚謂磬與磬同古字通用蓋磬之縣者中為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令人民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適如磬形也至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發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鑿然頗自喜辯數

誼義粵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令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毅或作國名或訓踰令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粵為百粵及發語毅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註云與諒同令人鑒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教傲字

教字平毅說文云出游也傲字去毅說文云倨也然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為虐謂之傲戲是借傲作教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急教趙註云急惰教遊本義自明朱註教音傲是以平毅之教讀作去毅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教遊教字不當以去毅讀也

墨屎莫莫穠穠

墨屎音眉癡呆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也也癡癡意亦相似莫莫音列掣胸吹不平貌今俗作劣癡穠穠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粗重者曰衲穠此即穠穠之譌耳

姦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以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奉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上於會稽其家以子孫

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見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弓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惠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文義初無害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輒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僅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發音既已相犯文義復多欠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懸甲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問人名輒曰尊諱是死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謂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生也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皆音遐上穀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獲姓皆音遐去穀令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遐去穀而夏姓反為遐上穀顛倒甚矣

都鄙村郭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穀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

甚都是也愚按諺稱禮文豐儉得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習於文縟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訛愚蠢者曰村樣讚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延言射則去穀以射其物而言則入穀覆字反覆則入穀覆蓋則去穀射覆者顏師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穀今俗二字皆讀從去穀謬矣

隨兒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兒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隨兒作科雉集韻兒字云或作雉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

隨母之兒始出科之雉復分兒雉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強
合集韻以雉為兒甚謬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雉豈以科為窠耶亦
覺費解愚謂隨兒乃兒中之異者科雉乃雉中之異者所以申公
子培刳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兒始生之雉
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令人引用望帝
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鵠鷄

鵠鷄鳥唯北方有之內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携此鳥渡
黃河終上厓頃鳥即抖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君嘗何
疾曰牛駿馭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為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
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
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偃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
耳豈馬名乎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此必二
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註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貴

爾雅釋獸寓屬蒙頌獠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雉而小紫黑色

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貓也今人稱貓亦曰蒙貴誤矣

鼯鼠

漢光武得鼯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得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鷄蟋蟀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按爾雅云蜚螽蚘蟥郭註云蚘蟥也俗呼春蟛陸佃云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

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故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人云翰天鷄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人曰標鷄陸佃云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葦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蟹陸佃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蕪一名促織一名吟蟀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紫陽竟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蠃蒲蘆郭景純註曰即細腰蠃也俗呼為翳蝻沈

存中筆談乃云蒲蘆說者以為螺贏疑不然蒲蘆乃蒲葦耳故曰
人道斂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蘆非螺贏其說是矣然果贏之為
蒲蘆爾雅業有明文特蘆字不以草耳

海蜻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
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
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此與
列于海鷗事絕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蜻之事絕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
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稷蜂社

鼠頗少用者

刺蝥

刺蝥蟲甚可憎相傳小暑上樹大暑下樹余嘗驗之大暑果下樹
矣小暑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
于枝間一至大暑相繼下樹其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
樹根或藏土內至春變為蛭蝶破繭而飛吳棫間所生之子至夏
月即成刺蝥食葉傳種嗣續不絕令人欲絕其種類輒覓其繭擊
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蠹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蠹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腹
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過松即齧一蠹當先衆蠹以次踵至首

尾相續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過春末夏初濕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未生翼者居木中蠹食極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輒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幙嗜人肌血最可厭恨然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向輒笑其歎今按五雜俎載閩中一獄多壁虱諸囚苦之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味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斗燔殺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燔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嘲

蠹白蠟

嘗見臘梅花枝間白膩如脂附着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糞及剝視着枝處其色微紅而潤每箇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蠹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蠟蝨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熔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圓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蟲出延樹矣歟廣蓄者候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令人以之製燭土人乘春育採其利不減蠶子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蠹之類也

龍蛻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母倪氏治墓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

一浜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坑首尾長短
遠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攪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夫
地中龍坑固不常有而開浜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墓後數十年
倪氏亦無甚禍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匾頭尾俱尖小俗呼為編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
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罾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
大不過二三寸小鱖及半寸俗謂之魴鱖此即魴也蓋至冬月始
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鮪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編一名鮪音
毗當即此也

種鼈

有言種鼈之法先握土作大坎宰母豬一腔置其中將肉鼈子千
百枚投入猪肉中俟肉敗時肉鼈子蠕蠕動即成鼈矣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
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
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
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
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僅以博妃子
之笑矣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

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顏色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顏色者如裴迪所云况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見者是紫辛夷耳夫夷與萸同苞初生似萸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莖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滕故圃人以紫色之本玉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暫藉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王薰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棧一名木樨愚按桂之種類不一有牡桂菌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樨亦未確也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案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本花名根莖花辦悉似百合而小四五
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
如陳風東門之粉曰視爾如荻爾雅荻虺郭註荻葵也似葵紫
色正與渥丹同意余又因渥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
花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葦竹可以為船其子美煮而食之可以止創薦
張華註子筍也

